論語集益

林信校點

乹

ロ 12
3049
1

清國 于惺介先生編纂
日本 林櫟窗先生校點

論語集箋

東京
擁書城
光風社
博聞社

3049
1

四書集箋序

明王烏傷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也。李性學曰。易詩書儀禮春秋論孟學庸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爲作文設。而千万世文章從是出焉。信矣二家之言。漢唐諸公於文也。皆莫不原經典。然而其專論文

者。以蘇老泉爲始。老泉批孟子。謝疊山評檀弓。或疑其假托。然流傳旣久。爾後陳明卿五經統宗張惕菴四書翼注論文等皆倣之。而于惺介四書集益最爲詳核。夫文脉不斷。則理義不精。欲精理義。則必晰文脉。故施批圏。以標舉其句法章法。又闡其

布置間架抑揚頓挫之微。則言論緩急意味厚薄。灼然可觀。如集益是也。此書舶載綦希。林君櫟窗偶獲之。捐貲校刊。嗟乎其用心。與世之競新射利者逕庭。讀者亦能玩文以進乎道。其庶幾矣。

明治十八年三月

省軒亀谷行撰

上論首語學。蓋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論禮樂。蓋持世之大務也。總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故以堯曰篇終之。

堯曰一篇。見洙泗之傳。卽唐虞三代之統也。

諸弟子多問仁問孝。則仁孝爲聖門學脉無疑。

聖人教人。不外學術事功兩端。所載問仁言學術。問政言事功。二者相表裏。　語仁曰天下歸。曰能行於天下。曰事大夫之賢

論語序說

日本　林信櫟窗校點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

者夷狄不棄何常外事功以言學術乎語政曰無倦以忠曰道之以德曰先勞無倦何常外學術以爲事功乎若異端崇虛寂刑名專法令則背聖賢合一之訓。

二十篇不外一箇仁理只在日用行事上用功夫何嘗有一高遠話。

論語者皆論之所可及語之所能至非高遠難行也

論語言仁每與智對。孟子論仁每與義對。要之智亦仁之是明。義亦仁中之時措。

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

諸弟子問仁問知未嘗問義然識得知之用即達時宜又何必問義夫子告樊遲問知曰務民之義則於知處言義矣且喻義尚義不一而足至愛禮問禮之禮主信及無信諸說是論語一書於仁義禮知信之道備矣。

先輩云二十篇只是一箇學字。諸子在聖門只從事此學。學非詞章聞見之謂。乃心體純潛之學也。

夫子稱無求安飽敏愼就正爲好學。子夏以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爲好學意者自

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

知無忘其敏事意乎。

敏事云者。惟顏子之不惰不違似之。其簞瓢無求飽也。陋巷無求安也。時時潛心仲尼。正有道也。信乎顏子之稱好學也。吾儒莫認差學字。可以言孔顏眞傳。

孔子之疏水曲肱。顏之簞瓢陋巷。其樂同也。

二十篇或記者隨事隨言而記之。惟首以人不知而不慍。末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兩相照應。

蓋不知命必慍於人之不知。安能時習而悅。以為君子乎。夫子之不怨尤。自能下學上達。此知命所以為君子。時習所以悅也。以上並見心知錄

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意味深長。

[seal]

排宕中極渾淪委婉。中極嚴謹。說自住不得。便是不知不慍根源。

四書集益卷三

金壇後學于光華編次

論語讀

金壇蔡　泳閱　古歙後學　姚一桂　吳應達　吳雲　吳名晉　校訂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章是三疊語。不是三平語。工夫全在首一句。下二節不過抽出言之。以足其意耳。

何曰。善者。所性固有之善也。復其初者。復其性也。性有五而仁統四者。故下章言仁。仁之施。以親親爲大。故爲仁必求端於孝弟。合內外皆誠。然後復其性。故三章戒巧令。義理自絲貫繩連。

首節而字承上。末節而字折下。三不亦乎令人自思。有指點活潑之妙。宜深味。

心知錄 註中信是平日

按此看書法。亦是師長講書法。師長爲生徒講書。將經書中義理可通者。觸類引伸。是一是二。分别講合講。則義理愈明。書旨愈透。生徒心竅自日益而日開矣。

指點有神

人字即仁

好字正從心苗極微處拈出 ○犯上

信得我之學意。從便有終身共學意。○
人字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皆是。
首節不亦乎三字。從上而字一折來。二節不亦乎三字。在有字自字内生出。人不知三字重讀。而字轉下方有力。不亦乎三字。亦從而字内看出。
吳蘇亭曰。便把學而章纔論看書法。看這一箇學字。是兩論開頭第一義。包括萬有。在此一字。時字在中庸爲須臾。須臾不可離。就是時習。在書經便是惟學遜志務時敏。在易經即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天即行健。六位時成。在夫子自家。即發憤忘食。爲之不厭。有朋節。在易即麗澤兌。君子以講習。在詩即求其友聲。在夫子即誨人不倦。不慍節。在易即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在夫子即不怨天不尤人。凡看書須貫通融會。纔得。
餘類推。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四字鄭重　逆跌　句　正轉　對上　鮮矣　離　提出本字　合　頓挫）

凡在已上者皆是也者其與四字。低徊唱歎無限提撕。

李云。不務本也七字。三折。嚴而婉。何等簡妙。

倒鮮矣二字。在仁上。便令人骨悚。

閔曰。仁體難明。反看

其爲仁之本與。（含蓄無盡）

或問 仁者五常之首。而包四者。惻隱之體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爲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欲學者知仁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心知錄 上節是孝弟遠於不仁。下節是孝弟可以爲仁。道即仁之全處。孝弟即仁之真實處。○也者其與四字。是有子想像孝弟不盡妙處。至仁爲孝弟之本一層。章內原無此意。不必添入。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有感）

上章鮮矣作少字解。此鮮矣作絕無解。

王恕菴曰。此仁字不可講得太深。當與博學篤志章求其放心章參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便是仁。但心不外馳。仁已在其中。求其放心。亦未便是仁。但收拾此心。便操存有主。此是夫子要巧令者猛省。不可

便透此是夫子指點反照法。與剛毅木訥近仁對勘。張暘菴曰。巧令字面細是裝仁者之言色。欲人以為仁者也。

吾字一頓○總領一句。下分蹟順綱體。動宕婉切有意味。有聲調。

致飾於外。收心在腔子裏。以為存養省察之本。非謂求仁者。只不巧言令色便了也。若仁字深論。與痛斥巧令者不仁。皆非鮮矣仁三字喚醒神理。何曰。此與下章連類記。極有深意。正是提撕教人加之省察。切已反求。從言貌細微處實下手做工夫起。不是汗漫觀人之法。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自知工夫。是曾子真面目。三乎字。疊得連綿不斷沉吟反復意。○兩吾字煞甚森嚴。三不字。三乎字。正是猛省處。不是疑猜。○此皆他人易忽之處。工夫無所遺。大者可知也。三不字極包括周備。心知錄。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如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都是上文先說一個根本而後說講學。故主忠信為固學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簡括古今經濟○五事本列兩而字連屬句法○三句五事或作層遞串說或作顛倒互說凡聖人語言縱横上下徹始徹終一語包函萬象何況本節只須理通恁地俱可。

都是培養本心工夫力字宜着眼

李云教弟子務適此章輔以孝經小學童蒙須知四禮翼書其節目之詳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閱云此是去驕鬭淫惰法一部小學底本。

閱云此為言外入倫言學問者立一條禁。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心知錄。上二句兩而字原是一串。敬中原有信。然亦有矜持太過利害動心。更改條忽不能信者。故又須信於民。此是本身徹民交際處。節如非飲食之類。原存以為愛人有中地。然心上到底有儉嗇意。恐民有疾苦不能周恤。庸有不被其澤者。故又須愛人。此是損上益下交際處。使民又從愛人內抽出使民。義也。以時。仁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仁字即在衆中看出。不必說深。行是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然後學文也。

以大學通之。孝弟是齊家胎子。謹信等是脩身胎子。學文是格致胎子。以九經通之。孝弟是親親。謹信是脩身。汎愛是子來柔懷。親仁是尊賢敬體胎子。雖小學之事。大學之道。已基於此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關係非小。

賢賢四句俱是現成口吻。

雖曰必謂抑揚其詞，意在言外。

閔曰。內外交持無二滲漏，方是固字神理。

以忠信串貫實心實事，不外二誠。人一不誠，則威重不免色莊，擇友未必崇實，改過未必真改。○以固學二字貫首節學之基。次節尤學之本。三節恐入累我學。四節恐自累其學。○重威禮也。忠信仁也。友賢智也。改過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能盡倫便是庸行。滿其分量，即到聖賢地位。除却倫常，更無爲學道理。人曰未學，以其無學之文也。吾必謂學，以其同學之理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何曰。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致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此章次於子夏論學之後，蓋能以盡倫爲本，則雖得之生質者多，而不得謂之未學。若不能居敬存誠，遷善改過，切已用力，雖旣嘗學之，亦浮游而無實之功已。○朱子答章甚卿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合之鄭文相所錄，四者皆是身脩之要。就其中主敬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一條。

也。自脩之道，寧外是哉。

歸學妙。矣字深情無限。

須認得夫子

五字從無可形容處形容出來，隨問隨答，筆意幽折。

夫子之求二句，不過形容得之之妙耳。原是鏡花水月。

就夫子身上想其神妙莫測，不必把

此章之義乃備。纂大全者專取後一條。故近日作文四柱之外，僅知主忠信句當重，而於首節變化氣質工夫殊少理會。又豈程子所謂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之次第耶。南軒曰。學以重爲先。嚴於外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矣。參觀此說，則四節之輕重自明。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指公卿大夫有化民成俗之責者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心知錄】須向邦君心目中看出夫子。向旁觀心目中看出邦君心目中夫子。以得之以字神出矣。是因五容以得之，非以五容得之。以字一顛倒便沾滯。似夫子之巧於求矣。異乎人之求，只重在所以得上想其神妙。

他人來比擬。三與字呼應。以得之橫擔。

無改。全是哀痛心腸。不能已

道猶事也

辨和不辨禮

有所不行。喚起下二句。亦不可行也。與不行相應。

張云。亦不可行語意。全對子桑伯子原壤一輩說話。

[述朱]聖賢說話。各有地頭。後學說書。亦當各顧本旨。如要見聖人全體。自當如子溫而厲章。而夫子之感動邦君。卻只在光輝接人處。況爲子禽淺人說。尤不必說深也。子溫而厲章。固見聖人中和氣象。而此五者接人。亦未始非中和氣象也。須識得窺豹一斑。便見全體。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指當時卿大夫。其親始沒。卽有所變置紛更。自以市名言。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病不在知和而在而

和。註一於和。正解而和意。○張云。先王之道。道字卽禮字。

說統。禮字節字和字。不要看作三樣。自其節處。卽是禮。自其節之自然順適處。卽是和。離節是流。不是和。便不是禮。如何叫做行禮。

須是平日講究這道理。始得親貼。人說以道言。不以情言。

此與曾子曰省意同。意皆是移下一層。於人所易忽處。留思檢點。

三層。一層進一層。一氣急下。寫出一好字來。

何曰。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字。而四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淮參]因仍苟且四字。只是一且字。其始曰且如此。則後有不可勝悔者矣。故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

[心知錄]從下三句反面想起。方令人神悚轉頭尋向正路。○二可字玩味。語氣皆是不及檢點時教人檢點。謹始之道。惟有愼言愼行愼交。而其扼要尤在致知。知至。斷無有妄言妄行妄交事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心知錄]敏與好緊相呼應。惟其好。是以敏。因其敏。可想其好。三層一氣貫下。不求安飽。全副精神注在事上。惟其敏事。言自不敢妄發。猶難以之自信。又必以所敏就正有道。好字是敏字根源。敏字是好字寫照。無求愼言就正。須一齊打入此二字中。

全是悟頭

條辨　子貢兩而字。是粗定貧富說。夫子兩而字。是脫開貧富說。貧而只是樂。富而只是好禮。離了貧富。這樂與好禮自在。卽值了貧富。未嘗增添得些子。無諂驕。樂好禮。便是學問。引詩只擴得一步耳。不得但云子貢因處境之道而悟及學問之功也。患不已知。切中學者心病。何云兩截各開說。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先有義理無窮。學難自足。在胸中。適有如切如磋二語相脗合。遂衝口而出。其斯之謂。猶言義理無窮。學難自足。在在有一可也未若之境象。在在有一未若求若之工夫與。○若如俗解。其斯可也未若之謂。是沾滯在貧富上矣。添在在二字妙。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窮理不患。言一味自治。不可分心也。

知人不在已外。是脩身第一要事。卽是治天下第一要事。然而難矣。

語類　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聖人之詞雖若同。而

首句是現成象圖。句折開不得層撐得。爲政二字一頓。張云。此夫子刪詩後。下一斷語。言先王以詩立教之旨。亦示小子以詩之功用。如此所以作千午定盤針也。此爲當時專用政刑者發。

兩扇淺深

其意皆別。患其不能者。言患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爲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爲昭灼之行。以期人之必知。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是贊作詩者。以正大之情。立勸懲之法。可以感發。可以懲創。一篇有一思無邪。三百篇只一思無邪。要使讀詩者思無邪。自在言外。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恥字最喫緊。無恥有恥。兩相激射。進以且格。爲歆動之詞。以見爲治者。宜審所尚也。○到得有恥。自無不

孔子年譜。後人心訣。

此章六個而字。節節着精神。聖人自道語。全在此討分曉。○而字前有實地工夫在。故朱註於夾縫中層層抽出。

矩字尤此章之要。前此層層等級中都有一個矩在。

閔云。耳順二字甚奇。然非聖人之耳獨順。人自逆之耳。

無違一語渾淪包裹。註中理字未便說明。

將且字須善會。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心知錄志字直貫終身。○學即時習之學。不知老之將至。從心亦非往足處談。兩楹未夢。必更有一語。○立是守得經。不惑是達變。地氣之強弱。人心之夷險。境遇之順逆。物情之反覆。何一不周知於心。何至以有心失之。然而人事邇。天事遠。天命有理有數。理雖顯而微。亦神而隱。誰其知之。非深於易者不能知。非至誠無息者不能體易。夫子五十學易。故能知得天命。較之知人事。更深遠矣。○夫子前半截是苦人。後半截是樂人。甘苦交界。全在五十。真一大關鍵也。然自十五。便是學為聖人。卒如其願。始終只一學人。有志者事竟成。我輩壞事。總在不立志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御雖偶然。還是婆心所致。拈出禮字。暗切名分。

對面語

一句一折。痛切言之。字字發人猛省。

心知錄敬便是孝。無兩層。拈出敬字。孝之精神全體見矣。

孟懿子四章。幾諫三章。即此便是孝經。

抑揚頓挫。宛轉關生。

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此四句。凡為人子者都不可易。不獨懿子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至於二字。所該甚廣。上自骨肉子弟。下至奴隸。以至犬馬也。

何曰。敬只在養內。如曾子必請所與。必曰有。兩必字。即是敬。即是至處。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問孝四章。答雖不同。而意則一。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一時偽君子甚於真小人故着焉廋字正為此輩發其綱也

此重學貴心得上云重可為人師

回也不愚應轉愚字結

心知錄終日二字是一章眼目下兩層神理俱從此生不違是發之本不愚又是不違之本如愚二字活看○三月偶違當時即復故復之初九顏子當之視聽言動聖人略指其目他便聞一做出十來其發之速而久且大也是乾道也乾道復道俱足字根據發字取譬春生又取譬泉達先儒之言確矣○退是顏子退私字甚潤所包者廣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燭照無遺人焉廋哉觀其所由句即指不入惡字只相其為善之來歷而已

集解不是聖人有心刻覈當看上文三箇其字所字三所字是事迹隱微自然呈露三其字是本人所自具我不過不為揜蔽耳重言以明之正見知人不可不知如此非自誇神鑒欲發人之隱微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或前人渾含未盡者吾宣暢之或前人之言專有所屬者吾類推而旁通之或前人意掩者吾以意逆之或前人之言有傳聞失實者吾辨明之成已在此成物亦在此○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日知其所亡即是知新

溫故知新中庸是兩件事論語是一件事

善形容

此須認子貢問君子五字非泛設之詞先後一境

一字定案

子曰君子不器張曰認清君子二字周公材藝固是不器皋夔稷契只守一官顏子在陋巷亦不器也人心虛靈本是不器惟大賢以上能充其全體大用耳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其言只是行底道理未有言也

滙參其言二字就本句看只在君子心坎中合下句看乃是從之之後追出大意只是先行而後言耳聖人當日卻不如此直喝集註亦以羅紋體釋之就上摩挲宛轉鍼砭子貢與他泛論言行平舉者不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滙參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恩威互用亦周也黨同伐異比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論君子只須說一周字便是與小人對舉方有比字一面似只以周比對言其義已了然

分言其病。正是對下其藥。

玩二一端字。直從其微處謹之。

頂門一針

是字直指上兩爲學學字宜一小頓。干祿是記者摹擬詞。

夫子實欲哀公去三桓杜私黨故特設錯枉字。

聖人却又互用下三字。兩兩對勘。非以周尚疑其爲比。正以不比乃益見其周。欲學者力爭乎毫釐之間深明於疑似之際也。和同驕泰。皆作如是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害字指害於正道說。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夫子說得極小心極平實。不曰無而曰寡。謂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以見寡尤悔之難。兩則字甚鄭重。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使字是欲齊之以刑。夫子只是道之以德。所說須切卿大夫分上。

惟孝一讀

人字以字着眼

聖人觀百世如旦暮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義府 康子之問病在一使字。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孝友即是政。施於一家即是爲政。又委婉又直截。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心知錄 影語。輗軏是車與牛馬聯屬物。信是已與人聯屬處。妙妙。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八字爲句。所字緊根因字來。

無勇者必諂

舒云季氏八佾七字是書法。避孔子謂爲句。特提出孔子謂三字者。以上對天王

也。

何曰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註中事字極分曉。○不言唐虞夏繼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舊汙而即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即與天地相終始可也。又何所不可知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舒曰。此章各開說。樊遲問知章雖偶與此合。彼全要明哲見理。此止就妄祭斷其諂誘靡。斷其無勇。非責他見理不明知義不眞也。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

動欽凛之志。以記書聖氏。落奸臣之膽。此春秋法也。

兩不仁推明忍字之義。兩如何推明奚取之義。

放非不知禮本。夫子非不言禮本。兩人商量救世深心。要覷得破。

可憐。○春秋之所以作也。

一片婆心。嗚呼二字一頓。發其魄矣。

之堂。就舞佾聳動他怵惕之心。就歌詩提醒他羞惡之心。不把名分與較。全從心中鉤剔熟挑。○看一忍字一取字。是攻其一點良心。冀其改圖。不止譏僭竊也。

張曰。方文輔云。前章怒罵。此章嬉笑。甚得神情。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張曰。此與禮云章一樣。彼是喚醒驚名者。故詞緩味長。此是責備僭妄者。故氣嚴詞厲。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抽出喪禮。指一戚字。以人心最眞切處見禮之本。與上句不作一例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張曰。有君無君指臣子說。春秋時如魯三桓晉六卿齊崔慶陳恆之類。夷狄有君如戎子駒支潞子嬰兒之類。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李侐雲曰。此不是論射。是即射以見必爭之所。而君子仍無爭也。或問云是其所謂君子者。亦有君子之心云耳。拈出心字極當著眼。

就詩論詩。○後字解上爲字。○禮後句是悟語。不是問語。

三吾能三不足頓挫跌宕。無限深情。求證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謂季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謂冉有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也句了無所爭

君子於事之可否。理之是非。亦必辨正。似於有爭。然以敬讓行之。非立異也。何爭之有。夫子說無所爭。恐人疑君子一味退讓。故就射看君子。而敬讓徹底不飲。所以不可及。正當與矜而不爭和而不同一例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何曰。須抱定上文繪事後素。講出禮後來。方切。因論詩而知學。下文可與言詩之脈。亦貫注。泛講道理。便失語氣。○錦曰。此章書斷當逐層脫卸。方有滋味。若於何謂之問。便有重素意。不見點化之神悟境之妙。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仍是嘆其不足

詞婉神傷

已與言禘之說矣

不王不禘二段。是夫子意中事。不可作夫子口中語。

三如字相應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宋不足徵。此宣尼意中語。原不論杞宋。末語無限咨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不曰魯之禘。是不以魯禘爲非。不曰禘之灌而曰禘自既灌而往。是未灌方灌時。猶有可觀。庸人不極其德。止斯須敬耳。作刺議詆魯事者謬。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示諸斯乎。指其掌。

於天下。是禘中實境。不假張皇。示諸斯。是知禘中實理。不待推擴。

滙參 禘說所以難言之故。註有二義。以前說爲主。不王不禘爲魯所當諱。只是帶言。此與書云孝乎節同。

只將是亦爲政至理看透。而難語或人之意自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吾字重讀。即如在之心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此是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

是字指每事問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不爲知字分解妙

令則何如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條辨他處與其字寧字是不得已而姑取之辭此處是酌量而得勝算之辭他處何謂是不知所謂而問之之辭此處是見必有所爲而諷之之辭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何曰吾從不過詠歎周文之盛與中庸殊別入手即提從字者非也周文之盛全由監二代來二代擅得高則郁郁句益有精神矣第二句亦不可截斷講第三句從日用躬行上體貼方是實事亦不可概指國家典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一欲字有無限深情與兩愛字相關是辨禮不是辨諂嘆絕

正當

此言作詩之人

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此章與拜下參看便明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又交盡其道則國安而君寧矣須從大本上說勿入俗賜報施之詞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凌仲遠曰樂淫哀傷就初發時源頭便已差別非哀樂之過而後爲淫傷也此中存養省察非致中和其孰能之故聖人舉關雎以示則特爲持情者指點若沾沾就一詩拘泥官人之言分別后妃文王之德所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具眼　歎息之

責其本

二段與上器小不粘而粘。

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管仲惜。奢而犯禮正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夫子非直以二事証器小也。但從二事看亦見他器尒處。

審音以知樂可知。正在數知字上見。

往不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孰不知禮四字截斷或人後言。非說管仲全然無禮也。

何曰。管仲本賢大夫。只是學問粗。不曾謹小愼微。便不知不覺流入於侈僭。後生敘兩節中事。都似他極意要知此。這便是三家了。此亂臣賊子。何止器小哉。○或入但駭仲之何以爲小。故疑而問。若何者是器。則始終不知。亦不能問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與衆隱不同

千古隻眼

張云。此是論樂。不是辨聖人優劣。欲學者學樂從韶樂服習。以收陶情節性之効。勿偏於發揚蹈厲忿怨爲氣血所使也

何曰。此是正樂之本。能備此則無殘缺失次矣。以成內須透出此旨。○外註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只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言五音六律。上蔡不知考於經也。從之只是笙入時。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皦如內方可用。繹如則清濁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時文輒入旋相爲宮等語亦謬。此只論音聲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征讓性反。自是韶武優劣之故。集註自當註明。而兩個子謂確是記者櫽括聖言。誌其大略如是。語氣渾涵。未便硬疏功德語。

以字着眼

何云無處觀他了。不要看作餘不足觀

借証

里仁爲美一語包孕無窮。上自士夫、下及謀生作苦之人、皆當奉爲著蔡。

此不仁者、不是十分無行誼之者、只是好名浮慕陽守陰違、初處尚有自愛之心、久則變耳。故眼目在長久字。

精神在一惟字。○能字從仁字勘出、着力在一苟字。指點處在矣字也字。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此是從極淺明易曉者指點。

何曰、自一章至七章、皆論仁。惟第三章是治入之事。其他皆由淺及深、自治之功。志仁無惡、誘之使進於仁也。觀過知仁、雖觀人之法、亦引之使不終棄於不仁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上文不粘不脱妙

不仁隨落苦海、安則已登彼岸。利則如濟寶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無以加莫能尚之、全力俱於一能字見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大將登壇、寇賊自遁。【心知錄】志者、氣之帥也。

不處不去兩不字、壁立千仞、便是君子做爲仁工夫處。

二去字緊接是血脈。

張云、前後章言仁、皆勸勉之詞。惟此章是爲仁正面地位、一步高一步、工夫亦一節難一節。

點破真好惡、無以尚、不使加、便是下文二足字様子。

力是氣、能用是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何曰、惡乎二字、須從君子心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以取舍明爲可恃。方鞭辟得下節起。蓋時時自問自警、便是存養省察事也。○世得云、造次二句、亦如孟子妖壽不貳之意。○青湖云、造次難在始、顚沛難在終。○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閑暇顚沛則又異於造次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心契

斯矣字直截分明。○不必添出不仁二字來。

人不聞道長生何爲。道卽治性之道。恥是作聖人機括。易惰者凡心難忘者習見。○士志字須著眼。

三也字連讀一頓

閔云。懷刑表記曰畏罪者強仁亦此意。

三言未見。急切喚醒。慨想殊深。○末節反覆歎息。只是致望學者之心。不是警詞。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張曰。自里仁章以下。都是勉人爲仁。此章是小結束。記者之意。言人若爲仁。便做錯也有可觀。微意若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不虛生。不徒死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何曰。這志字。只是略知嚮慕之意。與述而篇不同。道字寬。朱子以爲有志爲學便是。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無名相

如何可比。方圓變化。到處恰好。○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四書通 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他處多指其所爲。此章則指其所思。所爲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

心計巧處便有隳害。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害莫大焉。哀哉。

一反一正無限烟波

李氏曰。君子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懷土字摹擬更深。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富。廢。然自返

何曰。不能大公無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四句對面。而不可粗看。○利與害對。不與義對。處處擇利而蹈。則害必歸人。怨者四起。已亦歸於蹈害矣。○南軒曰。不必爲害人之事。俱處處要占便宜。則人自有受其害者。體貼註中欲字必字自見。○註欲利於已。只是不恕。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滙參 非禮無從見讓。非讓無以爲禮。禮讓字是二。是一。能者行讓之實。而達之以文。不能者襲禮之文。而隳喪其實。譬若人身。官骸徒具。而精已銷亡。實是展轉奈何不得。末句特爲剔出禮字。曰如禮何。蓋重爲不能者歎悼之無已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吾道二字略讀。對照夫子之道。無言語中針縫相合處。

張云。此章道理最至實。以盡心之功告曾子。不是以傳心之妙示曾子。曾子曰唯。是用力承當。與顏子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口氣一同。不是悟後語。何說最允。

義利只就一事言。更爲警切。

劉直齋云。兩句包括天下古今萬般學術事功人物邪正。

滙參 兩不患。極斬截。然又須識得下兩轉語。鞭得緊。敲得實。不是空空不患便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妙呼。現身說法。山鳴谷應。更無疑心。無餘說。）

楊維斗曰。一貫忠恕。前後各自竪義。又要會通合一。解此旨者。可與言也。

何曰。按曾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汗漫耳。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己下工夫。故渙然便得其本耳。後人看做通身汗下。一悟百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肯云爾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如磁石遇鐵。燥火遇薪。）

張曰。此與懷德章神情互應。彼是言情之所戀。窮形盡相。劃清四項。此則言識之所明。只此義利兩端曉得十分透徹。故能做得十分圓成。君子流芳。小人貽臭。以此故耳。喻義是窮理工夫。言外重喻義一邊。

幾諫只是個敬字。觀又敬二字可見。

閔云。先揭出父母在父母之年。已淒惻動人。將下文層次細讀。一片仁孝至情。更沁人肺腑。

兩之字屬對調法句法。開出無限法門。

張云。言必顧行。亦是常事。特下古者二字。爲冒前人易其言者頂門一針。

以約失之者五字爲句。○千聖心法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省是我性靈作主。賢不賢都是借境。○參苓蛇虺。都是藥。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心上。默照。）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斷煞。更悚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當頭棒喝。兩句合併。急讀。危悚。）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緊要。）

何曰。言之不出。安得有躬之不逮。恥字原是虛景。比唯恐有聞更活。只可於也字推原指點。寓湛刻於活潑之中。一著實講。相去萬里。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針對。放看。以字可玩。）

約有收斂近裏着實之意。約字是實字。玩以字可見。

欲字着眼。着二一欲字一。與敏事愼言等處不同。

兩斯矣宜體玩

可妻也三字内有公冶氏行實在。類記。○容是世卿之家。故云不廢。註中謹於言語四字。受用不盡。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何曰。此章言行各開說。非相顧之謂。尹氏所謂君子之志。乃欲字根本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字是身分學問。彼此相當。不是人之秉彜好是懿德之說。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爲事君交友者開活路。○政從言語之外打動至性。原非爲避疏辱者計。○朱子謂子游之言。以儆學者於幾微之間。須說得細。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妙讚

子賤做一尊賢取友樣子。

子貢兩問煞緊要。不是討讚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起訖二語着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匯參 子賤之能取。是主。魯多賢。足以供子賤之取。是賓。能取意已在上截中。下截忽作反掉。以咨嗟嘆惜之語。寓嘉予洋溢之神。兩斯字龍鸞蜿轉。口角津津。集註下因以二字。以賓襯主。味之不盡。

何曰。朱子云。此君子亦是大槪說。恐子賤未能强似子貢。按此二章書。不必牽連。如子行三軍則誰與章。

子路欲自質其學問。不必牽連夫子獨許顏淵來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以夫子爲美玉。夫子以子貢爲瑚璉。亦自相賞鑒而已。當時天下。有泣玉者誰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何云。被人看破。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之。即同爲佞者亦憎之。所謂口牧口也。故曰屢。

一使一說。不作兩截。

何曰。惟他人所不及知。故開曰吾。

斯字卽脩己治人之實。包括學術政典一切源流在內。

一席冷話。一片熱腸。

此嘆與欲居九夷同意

三段問答。俱主仁言。說才之可使。正見仁之難知。

與後篇侍坐章互看

焉用佞。要看得有着落。言佞何處用之。用之身心不可。用之家國天下不可。屢憎。正見佞無所用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輯語]只一斯字。可見開心目實有所指。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此其所以爲篤志。

何曰。朱子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按自保得過四字最妙。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知被虎傷者。談虎而色變。豈非自保得過之謂。夫子所謂求爲可知也。可字亦在自保。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是自保得過。到此方可謂能信。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此皆道誼相信至深之詞。不作夫子轉身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一望字便見得大相懸絕。已含下知十知二。

震霆礟礶

還是儆宰予又婉又狠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滙參]上節是大聲疾呼。次節乃微言喚醒。再着子曰字。見夫子丁寧反覆。一片婆心。正書法之妙。不必疑

張曰。聖意只是欲人以剛任道。與慾辨是因或人之對添出。不並重。

閔曰。夫子既説欲仁仁至。子貢所言非我欲仁乎。何以曰非爾所及。曰一念之仁易。終身之仁難。此與顏子喟然章語氣正同。俱是深造有得。始知夫子善於造就人才。深贊嘆之詞。空中結撰。畫出勇行之心。爲學者用功師表。

特著相道。不徂爲循定案。與人爲善。

以維友道

冷刺

以下四章。俱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聖人說個分

以爲行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輯語。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亦必其氣象有似乎剛。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

何曰。邵子曰。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剛在內者也。若掩襲於外。未有不臨事忽然喪之也。以孟子集義所生節求之自見。觀物篇補注曰。內剛則無慾。此語甚好。○夫子忽然發歎。正是激人立志。註中有志無志二句。極當翫味。○程子云。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此言與悻悻自好正相反。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當其可之謂時。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文乃文雅之意。若挾其資。不親學問。便是俗吏。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春秋第一流人物。道四是詳述以美之。非節取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不爲過去平仲揚芳。乃爲後來平仲做樣。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

曉要入理會得。

忠清二字亦是節取未知焉得詞不迫切意已透露。

仲尼認得仁字真

正是妙用其知兩則字兩也字全是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何曰子張稱子文在三字必字上稱文子在又字上。人能勉於暫而不能勉於久故疑其仁也。○未知焉得仁與不知其仁也異直言他何處得個仁來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渾厚占得地步潤

此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之例自別。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俞曰武子總是一樣知愚乃旁人看來如是。夫子恐人避愚而趨知故特表其不可及處。

指點神情

道不行便要傳

重慨直道之不明不重微生之不直。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惟狂故簡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胸中都是義理惡既舊則人新矣

何曰此清者之量乃是聖人表幽闡微處與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章說和者之介正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說統 古來只爲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如微生乞醯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卻只是第二箇念頭便非當下本念故夫子有感於其事而歎之不重在識微生指點要入不向轉念去也下章巧言匿怨兩段亦只爲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叠下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文。繁不殺。痛與若輩點醒羞惡之心。○立心總要直。

張子云。自願至敝之爲句。共敝字連讀。

子路所云。本與顏子夫子之志是一線上事。但有廣狹安勉之異耳。

欲見極矣

内字有意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與知爾章發問意微別）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張曰。此志字與曾晳章別。彼是說事功。此是說志趣。聖賢志趣只是仁字。程子求仁不違仁安仁。如鼎之三足。無可改鑄。然此章却是言志。不是言仁。不可太露。

要看三之字。據眼前道理。還他不待位。而後能。不用心思氣力。故不着願字。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有自訟一段精神）過自無停留處。即此是改。不必說到能改上去。

如字只當似字看。如不如。非較量語。乃指點語。

仲弓之問子桑伯子。與子貢之問伯夷叔齊同一會心。

三可字一然字眼目。

張云。此章只重辨簡。不重論敬。敬是臨民不易定理。不消張大其詞。仲弓所辨。夫子所許。總爲此簡字。字面如一。來歷不同。

閔云。聖門不遷怒者兩人。子貢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冉雍之行也。

或問小註。此非絕望之詞。正深望人改過之意也。三句須一氣讀下。令人惕然深省。方得聖人慨歎之情。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現身說法）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不煩）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困勉錄。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鳥鳴山更幽

兩與之句

兩事合說見聖人變化裁成處以九百爲多故辭非不受祿也

子謂仲弓四字絕句

無一字染仲弓

違字重字甚有意思

可使也與語氣重政而輕才。何有重才而

怒未便是已。不遷處見他克已。
過則是已。不貳處由他克已。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故作開宕）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立案便見不可辭）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對照周急。毋字中妙用）

記原憲一段。正見周急之意耳。此文字餘波處。竟有以辭與平對者。是尚可與言古人文字也乎哉。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提出個山川。見得人情愛憎之外。自有賞鑒。非私意所得而貴賤者。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言其久）其餘（統論）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言其暫）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輕政機鋒相對。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一句已決）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絕斷後路）

誾誾如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頓）命矣夫。（領下二句）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無限傷懷

何曰。漢書楚王賈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也。釋文闕。○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跌。烘雲托月之法）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首尾呼應）

此樂人人具足。只爭改與不改耳。

顏子不改其樂。聖人樂在其中。地位自別。

劉直齋云。聖賢所樂。便是學者所苦。非有二物。○首尾兩嘆。何等深情。

[library seal]

重在女爲兩句滚作

二事。乃士品所關。不應作細行看

緊要在將入門

全是喪師之恥

嘆絶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之道。卽聖學之全體大用也。求非不從事於博文約禮之閒。而識不足以會其通。學不足以協其矩。所謂力不足者。乃指學業無成之人。求不可以之自比耳。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一句已了。更着一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得人爲宰要着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斷 奔而殿。敍事如畫 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而字中遞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成何世道

好提醒

文千子曰。此章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詞皆是。○則野則史。然後君子。俱就學者身上品評。不必泥作三種人理會。

痛快

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三節意味是何如。

中人分界道。只是個上。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都是由道的。夫子特喝破耳。○或問何莫之云。猶云何莫學夫詩耳。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何曰。鶴灘看質字。只是質樸之意。方安。○須發得七分是質。三分是文之意。分明。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彬彬也。觀註復存楊氏之說於圈外。可以得朱子之意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有幾 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循循善誘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重重設想。神合體開。
有說不盡之意。
何云。此章須看箇者字　横擔
具眼。東周之思。
何日忘之
一葉落而知秋。一壺
氷而知寒。可歎可歎。
仁者一頓。雖告之曰
井有人焉。八字爲句。
何云。註中陷害。元板
陷字作蹈字。極善。
悠心復性　倒綱

卜筮稽疑。亦質鬼神事。不可專指祀典。仁知工夫只
在務民義與先難上。鬼神與民對。其敬而遠處。正見
其務民處。後與先對。其後獲
處。正見其先難處。無兩層。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
閔云。重言咏嘆。曲盡形容。
聖人教人體仁知切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覇柄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從上兩觚字。
夾互中慨嘆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討箇絶處逢生法。故設此
問。欲以發問仁者之不愚耳。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句讀下

輯語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卽指上句。
又曰。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旣連着兩我字。此
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言也。
此處博文約禮。只是淺近說。玩下弗畔句可知。
何曰。此章不過入門人之規模。顏子則由於規模。而
直至於成德者也。雖不是兩箇。然淺深大小則懸絶。
卽如博學於文。有身通六藝之文。多學而
識之文。聞一知十之文。約。漢人讀曰要。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條辨 中庸而係之以德。則是指理之見於事而體於
身者言。故朱子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不消更貼
不偏不倚說。又曰。中庸下有爲德字。便已包有能字
正在日用人倫上見。程子民不興行。行字正貼德字。
意。雖中庸第三章。亦用
程說。然却是此處正疏。

何云、分三段看。

二欲字關鍵。

前面說病、後就說方。正為此病也。

閔云、博施濟衆、天下未必有此事。聖賢不可無此心。

夫子一生、只一個述字盡之。而不作、不過發明其述之意。信好、又發明其述而不作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藏住）（承上）（起下）（二句連讀）（喚起）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第二

［滙參］節只是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所謂體段模樣、與子貢識認。末節方是教他下手做工夫處。不必照講章上下節硬分安勉。○［集解］能字勿輕看。學者終身克治、人己藩籬、終難脫化。故下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不可不能、便是孟子强恕而行。一强字之意。以己字為仁之筋骨、以欲字為仁之血脈、以取譬從筋骨運血脈。此夫子不言衆言己、不言施言欲、不言能濟言譬。可見出己近而由人遠也。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實事）信而好古（實心）、竊比於我老彭。（實話）

之意。終是對歷聖作者而言。述字不得泥詁傳舊聞、便了得擔荷道統的事。須見得此中煞有體認躬行在。

閔云、默而識之四字、將異學曲學掃蕩已盡。異學專尚默、曲學專尚識。

三句作三節看亦可。總蟬聯而下看亦可。總之句句有着實工夫在。陸云、此必聖人因省察之際、自歎無欠缺之難也。

學而不厭　尊德性道問學

聖心如造化、無停機。

張曰、此不是自謙。是

述字內儘有深心厚力。與作者無大分別。其功轉倍於作。但入夫子口氣、不得只將述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功倍意、自隱然言外。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文集］問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以自處。此時為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歸之、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為謙之意、是辭有能以就無能。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曰、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閔云、脩徙改正、是講學實際。

自任。點清吾字。鄭重憂字。以身垂訓。爲萬世學人之標準也。

倒綱

一幅燕居圖

恭而安

閔曰。莊子云。至人無夢。夫子何以有夢。曰。誰人夢見周公。此正是至人之夢。高談無夢者。祇夢化蝴蝶耳。

學問階級。一級密一級。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

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聖人非必有不脩。然後爲憂。蓋惟日以不脩爲憂。則自有日求其脩而不容已者。○匯參。必如此。方說得日新意出。又按語類云。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此最說得吾字有意味。則憂字愈吃緊。是字也字都落紙有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重在吾衰。正是吾衰。）兩矣字感慨。兩吾字深情。

語類。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道。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語類。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紹聞編。此章只是一個做聖人之心。工夫益進。但初來生而後漸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是一物爾。

合上篇讀來。乃見誨人不倦。

真智

卒然一問。本相托出。○與字承上惟我與爾與字來。方是點化子路好提醒。○開合動宕。節節通靈。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自字頓緊）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此見聖人萬物一體。癢疴疾痛。息息相關。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毋意。毋必。）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答他。誰與。緊承與字轉出。）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使見不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切實棒喝。）如不可求。從

指破世情最活最冷。

張曰。執鞭句。非是言爲人僕御。我亦爲之。立言有體。何至出此。執鞭之士。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行人。王出入八人。公六人。侯伯四人。夾道傳呼。較之抱關擊柝者。勞且辱矣。有志者之所不屑也。其職下士。故云執鞭之士。

吾所好。

或問 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夫豈不言命乎。韓魏公有言。富貴貧賤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

李岱雲曰。天下營營。皆求富之人。即言不可求。當從所好。彼亦未必見聽。惟既是個士。尚惟富是求。不從所好。爲可惜耳。蓋志道之中。頗有卑賤下品。不得代爲迴護也。知此則執鞭。不必定有其事。而實有其心。動容周旋。渾身都是。故執鞭之士句。爲此章眼目。

子之所慎。齊戰疾。

精義 君子之所當慎者。孰有大於是三者。是故孔子齊必變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蓋其慎之如此。

神契

有味至此

衛君。衛國之人皆以之爲君

眞受用

見性不見遇

學易心法。滿盤託出。○人生動息酬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張曰。此與顏子簞瓢章不同。彼是夫子激贊顏子。須說得樂字身分高。方襯得賢哉口氣。此章夫子自敘。只好平平言。人之境遇不一。胸中有眞樂趣。不爲物繫累。但覺時而專吾學。樂此不疲。時而適吾性。樂足忘憂。不但處恬愉曠蕩之境。而吾樂在。即憔悴不適意之甚。樂亦在其中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酢。時時是易。何曰。謂之曰雅言。則自言教人及辨析經意皆是。○不可只指教人說。

自畫小像越老越精神

實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丁寧）所字皆字緊相呼應

【輯語】不是聖人立此課程。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字情景。義指乃得。○看首喝一句。末又複繳一句。記者指數神情。唱歎不盡。所字皆字也字。猶有遺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一氣讀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小心齋劄記】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便做成孔子。云爾字。極尋常極平易。息心體味。正極精深。此所以爲聖人自道語。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閔則哲曰。正是生知。知好學也。○二之字當會。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主善爲師

抑又微服過宋。妙妙。

打破疑團。和盤託出

一篇鄉黨。是無行不與句註脚。

何曰。世得云。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

吳省菴曰。子不語怪力亂者。以正道率天下者也。不語神者。以人道治天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天生德於予。（信得眞）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呼先）以我爲隱乎。（破疑團）吾無隱乎爾。（急轉一解）吾無行而不與（對隱）二三子者。（字切實證明）是丘也。

【滙參】末句特揭是丘也。分明是夫子現身說法。直以一丘字與二三子和盤托出。使其各自領取方見得無行不與的實分明。時解每將丘字與上文我字吾字只作一例看。而轉從是字着眼。如云有隱非丘。無行不與是我。徒增絮聒。未見指歸。游氏質諸已。以實其言。理最眞。語最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也。大學先次而後行。此章是也。接續看聖門教次第方全。

實心造極爲聖　層遞滾作

聖人之心。赤子之心。

全在爲學上受病。

姚承菴曰。天地聖人不過恆。到盡頭處。所以作聖直有恆始。

無心

輯語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在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之難乎恆而有恆之義卽從茲可想

匯參 聖人君子。張敬夫以學言。要是既有質而又充之以學。便是聖人也。是從實心造到至極。聖人實是相關。得見不得見之思愈沉摯有力。○愚按善人有恆。均是質之可進於君子者。就其中亦有上次之別。故又從得見君子下。作此更端之辭。辭屢降而思愈切矣。○條辨 兩云斯可矣。必有所以斯可之故。若將斯可劃住了。更思他做甚。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除却聞見無良知。除却心知無聞見。

天地父母之心

字字生動

何曰乎哉。是喚醒。非反詰。

李岱雲曰。取物固是義。然聖人取物時。便認定物在當取。無不忍之念流行其中。只到不綱不射宿上見。則仁義分做兩箇矣。須知洪氏不得已三字中。便有仁在。○聖人當日只釣弋。何嘗自解曰吾不綱不射宿也。却是記者冷眼看出。故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八字從釣弋上一滚說下。而仁人之本心自見。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何曰。生知之人。有不待於聞見。小知者衆人而欲效之。則爲妄作矣。須補此意。未句方有下落。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匯參 斯字甚緊。欲與仁初無二心。至與欲非有兩候。夫子言此。特爲遠仁者說法耳。若呆向欲字至字索

聖人聖人

既不誣天下之公論。又不失在已之

解。便是騎驢覓驢。

小心齋劄記。或問當下之說。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欲字。方才說仁至。是就功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才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現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只是要人去做。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隨口語）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發難大指）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何人謂之）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天地造化）苟有過。人必知之。

何曰。註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二句。按若作一節題。須即粘在巫馬期以告上。翻落。使首句都有情文。

忠厚。亦不是喜者凜然惶懼意。

與點機趣

文不專是言。○躬行即文之根於心處。

張云。春秋之末。實是以文相尚。夫子鄭重切實。以身立之隄防。精神注兩吾字。○文字不可說壞。乃是夫子之文。

不是空空遜謝。

正唯字與上云爾機鋒緊湊。不隔毫厘。最

勢亦緊。死著皆活矣。言期豈不知是諱惡。然竊計又難自言。豈不知娶同姓非禮。孔子亦不肯曲辨。然又碍諱惡。故告之以觀孔子更如何處此。乃比時文得一先著。

子與人歌而善。（統詞）必使反之。（側轉）而後和之。（兩層作一句讀）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惟聖人自知之）

[輯語]躬行君子四字。囫圇不折。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滙參]君子字即作道字看。語氣渾圇。更不必添出之道二字。但內中必以道字作骨。方與下有得字相應。若作躬行之君子。是以入言。得字說不去矣。則字極斬截。與上莫字亦隱隱相激射。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志學章可見）誨人不倦。（博文約禮可見）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慧入）

宜體認。

夫子能事人。故能事鬼。

救世苦心

何曰。此節只要痛講奢之害大。不可贅加儉之害小一層。

此摹寫兩人心境。而氣象自殊。

若字則字。豈敢字。婉曲停頓。抑字轉關。可謂云爾。與
則吾豈敢。呼應一氣。正唯二字。見夫子之不可學。正
即在此不厭倦處。則不厭倦便是仁聖。
口中說不能學。意中贊夫子即聖仁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語意深厚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翼註此與林放章不同。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
也。不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也。○滙參此章大
旨。重在名分上。當時之弊。全在不孫。夫子作春秋亦
只維持名分而已。天下有名分。然後有儀文。不孫則
犯上作亂。靡所不爲。求其鄙僿無文。而不可得。故救
時之弊。莫急於此。體味晁氏不得已三字。自混合林
放章不得。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窮不能累 達不能免

一幅畫。○畫所不到

陳滄州曰。子之所以特表泰伯者。詩書中無泰伯事。止帝省其山章曰。自泰伯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去卻泰伯好處不提。提起泰伯好處。便有碍太王處。武周只得不說。孔子特地表出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輯語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員相。而字是
併合語。非轉換語。○精言此渾淪包舉。將聖人一生
全像描畫在此。固是就大體上看。非如鄉黨一篇。零
零碎碎。寫出各項小影。然聖人溫威恭亦是各因時
而發。譬如天地之氣。寒暑晝夜。刻刻遞嬗。究竟只是
太和元氣流行四時。鄉黨篇是寒暑晝夜之遞嬗。此
章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有心逃位。並有意逃名。亦非至德。

何曰。父子兄弟之閒。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
少之嫌。季歷有奪嫡干統之咎。能讓而不可謂之至
德矣。泰伯之不可及。只在民無得而稱上定之。若與
文王之至德。作一箇局勢看。則尚淵於事情也。○或

無限深情。
二則字有捷於桴鼓意。兩扇
是愆囑咐
啓曰容聲無非至理內有工夫在。總是脩己以敬。○語類以便須二字代斯字好。末二句是形容活

問中只指讓國於父子兄弟之間民然無迹。說天下。乃後日推本而言。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蒙引]此親字與下君子不弛其親之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姓說。故舊。卽與故舊無大過之故舊同。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話易泥
張見其云。古注謂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有司焉。周禮籩人醢人是也。漢陳平對文帝決獄錢穀有主者。正是此意。故宏州集載沈約云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可知有司不當連。司存當連見。常談考誤。
朱曰濬曰。學然後知不足。顏子只是無一時有足心耳。何曰非徒希顏正欲如顏子之希聖耳。張曰此章大旨寫出一宏字。

事則有司存。

[滙參]語類云。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上。竊謂本領自在斯字。從前節候却在斯字當下。此操存省察所以通徹前後而言。最精最密。或乃以君子身上。斯矣就現成說。工夫補在平日。集註所當操存省察云云。乃是朱子爲學者說法。竊謂此處君子是對下有司。非必指成德。故三者爲脩身之要。爲政之本。曾子與敬子言。正是學者分上事。此朱子更定集註所以精審不可易。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說統]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時若直將吾友說起。使不見得此段光景。惟虛提事在前。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便溢於言外。不獨追想。兼有刻厲思齊之意。不獨虛描。兼重在好學。言斯人見其進。未見其止意。

須是才節兼全方謂君子
此是成德之君子
此章寫出一毅字

士字重讀○仁以為二句不可斷○以仁字直貫到底○兩不亦乎字正繳足不可以不精神

張曰。此章專重仁以為己任一句。神氣緊頂上二章。無我之宏只為此仁字。萬物皆備有為之毅。只為此仁字。兼善不遺。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二歲半為一尺。六尺十五歲也。

何曰。初看才志卓然。已是君子。及後來益復堅定完固。大小處無一點滲漏。則其為君子更無可疑矣。方是下章一毅字。層次洗發。則設為問答口氣亦到。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任重已註。宏字。道遠已註。毅字。仁以為己任。又註重字。死而後已。又註遠字。

集解。不宏無從說毅。不毅宏也不到頭。文勢是下層解上層。常宏即毅。常任重即道遠。兩意一貫。而字是連說。故宏毅一時須要並到。任與道俱死字。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道猶路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民對面有學者在。民上面有王者在。

天下事皆起於激。以疾不仁而致亂。真可恨。君子戒之。

語類。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

二程語類。興於詩。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可使不可使有兩層。原只是一條心。玩註當然所以然字自見。○使由正所以使知。而不使知。正所以使由。兩義互說。方得可與不可平正精微。

何曰。當時之人。疑先王之以私意愚其民。但使之率由其政教。而不告以深者。故特言此以曉之。蓋有為而發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義府。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兩亂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為之矣。此戒在上之人。使知禍亂之所出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

驕吝正爲足觀之念盤據胸中。特以不足觀點醒之。

純養

發人猛省。

善道方是直學問。

八字四事錯綜參互。血脈皆通。

兩不字甚斬截。兩則字甚現成。

註中兩世字。即以天下言。不必與上節邦字一例看。

人。使得其所而不爲患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何曰。驕吝則無補於世。而才爲天地間之棄餘。有累於己。而才爲身心之贅餘。餘字要洗發。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言以足其意

或問小註。天下有道則見。當合下句看。神理在則字。則字中有君子身分在。淺看不得。有道就天下看。不就君子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閔云。是秋水詩。是龜山操。聞韶忘味。關雎盈耳。一般神理。一般心事。

不屑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如猶二字皆心上事。不必分作兩截。

眞得舜禹之神。

一句提綱

李云。蕩蕩形其巍巍之德。民無能名。極形其蕩蕩。不得從聲名及民風渾樸上着解。

集解 謀非泛論。乃商度可否。條陳利弊。有干預意。故註以任字代之。謀非擅權。即炫長。非好事。即結歡。縱於人有濟。亦未免可恥。不在不謀。只在合下道理上勘定。從違得失。尚落後一層。間而告。亦餘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追憶其始。所以傷今。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何曰。而字是就一人身上流蕩到不好處去了。方與古疾今亡有別。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猶恐二字。正描寫如字之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按成功下着一也字。層遞而下。有想像不盡之神。

大書特書。隱然爲際字立案。忽然一嘆。影落何處。合離惝恍。莫可思議。論語中章法之最奇者。

周之德。空還他周字。若露出文王便有痕。

全是首尾贊嘆處。着精神。兩綱三而字正是聯合無間處。

張曰。禹稱神禹。功績最大。夫子只言其無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兩有字關照下文。難與盛俱從此生。）

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千古傷情。盛中見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滙參] 武王之言。正誓師之言也。因武王思及文王。因伐商思及事商。因歎才難思及至德。嶺斷雲連。此中自是深情無限。然有意牽合。非詩則支。只體味經文。見得武王十八之功。幾與五臣爭烈。而文王終守臣節。尤自獨高千古。大指自隱隱流露。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或問小註] 首一句自應從下籠統中說來。中三句於偶舉數事中現出大禹全身分量。末句實從三句推勘而出。無間直看到聖德至精至密處。故曰各適其宜。而字正是間字。豐儉適宜。在夫子眼中。非在禹意中也。

胡氏曰。舜授禹以執中。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爲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事也。大全云。非飲食三句。不是無間大處。乃是無間盡處。推其本領。皆從精一工夫做成。皆從克艱心中發出。非精一則或豐或儉。辨得不明。守得不定。安能恰合於中。非克艱則不能兢兢業業。無以爲精一之本。又安能中。

間。傳道只傳心。不鋪揚功業也。

仲尼知己

若不喻其意者然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利字不是貨賄之利。即義中之利。凡事有便益於已。即是利。

張曰。此是門弟子從旁記夫子所希罕之言。有此三者。書以見其慎重。罕言利是正意。二與字推類及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御屬周流事。所以招承看子聞之七字。宛轉凄涼。

聖人俱是實在話。凡註中有謙言謙辭等意。俱當如是觀。

衆字是關鍵

八字。傳宣尼之神。

張曰。韓慕廬云。夫子聞黨人之譽。本不敢當。又因其言有合於反本責實之說。特舉執字以示二三子。使專於所業。勿騖高遠。方望溪亦謂聖人語內包涵下學之功。專精之意。韓能參透此旨。今從之。以與謂門弟子句有關照也。

[滙參]聖人望道迫。故所見無邇言。取理精。故所攻無小物。承之以謙。自是旁人見得如此。聖人初不自知其爲謙也。解此則凡一切支離悠謬之談。不攻自破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輯語]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絶四件事也。四件中。精粗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毋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

擡出天字。纏綿悱惻。聲調音節。如鳳鳴龍吟。響徹九霄。聞者神往。○或謂於危急時。以安門弟子之心。而實理亦是如是。

何曰。固天縱之四字。須一頓。聖是夫子所不居。然始是矣。方得答問口氣。

夫子語似爲太宰言。意却是爲子貢天縱言。集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隱覷此旨。

固字又字。見分畫。不

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不試句。有惜此道不試於天下。祇以藝寄此身意。正折轉鄙事二字。

張曰。此章與大哉孔子章不同。達巷黨人見地高。所贊出於心悅誠服。夫子承之以謙。皆實語也。吳太宰嚭小人也。小有才幹。卒亡吳國。彼以多能爲聖。所見極淺。夫子以不多指示之。使歛其技能。以歸諸道。針

是合併。太宰以多能爲聖。重在多能。子貢謂又多能。重在聖。

其字須坐得實。亦把自家心體和盤託出矣。

婆心

自然而然。在兩必字上見。

硁宰䛐之詞。未引琴牢見夫子偶爾之詞。皆由衆之說。謂前後不相背也。

【條辨】首節夫子二字略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一氣讀。玩者與何其語氣。驚歎其聖。只是驚歎其多能耳。分明將聖字納入多能。卽多能便是聖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何曰。吾有知乎哉五字。卽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程子曰。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鄙夫固空空。然義理本其所自具。叩而發之。則可盡以相告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聖人一切俱當作如此看。

立卓境界。末由光景。

二我字須思。上人字泛說。

既字連下。不屬上。句句是喟然神吻。

末由卽在卓爾裏看。非有兩境。

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鑑。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義府】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馮少墟曰。人皆有爲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於聖人。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

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

善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所以爲待也。

尊聖之意

馬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眞。有以見夫子之爲我設爾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上節以理責之。此又原情度勢以曉之。用兩且字作轉。正深見其不必然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或問 程子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聖人之事也。張子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學者之事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何曰。注無一息之停。不已也。道體之本然全體也。莫如川流一事也。時時省察愼獨也。無毫髮之間斷。純亦不已也。

是個中庸

輯語 樂兼聲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故兩句是一綱一目。○滙參 按此則然後二字。貫下樂正雅頌得所。而雅頌即在樂正之中。分兩件講不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上三句存天理。不困句遏人欲。

語類 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艾曰。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喟然與點。孟子勿忘勿助參看。說水說天運。說物生。說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教。然莫如道字渾全也。如斯字。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然從來未有人

從一簣上轉關有無限開發。先說止後說進絕妙鼓舞。

不惰就在語之處見

字字痛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覰破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輯語開口便着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言先。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矣

語之諸賢所同不惰則惟回所獨。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滙參　苗自宜秀。秀自宜實。不秀不實。物理所不宜有。亦人情所必不欲有然。而竟有兩有矣夫。當頭棒喝。

不足畏譬之也非絕之也。各開說。無交互意

一頓一折。令人悚然。是激發語。非絕望語

聖賢豪傑。都是匹夫

終身字。只是記者從他意思上形容分明書出一箇足字。是道卽指不忮不求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動魂驚心。致爲森悚。作意外惋惜者非。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爲仁由己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神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善誘

子路終身誦之

若將終身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好棒喝

何足以臧。照上用字。用之以進取則臧。用之以自多。則不臧矣。

而言。與註中道字別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使人自考

此指現成之知仁勇言

[滙參]詩詞從上其由也。與唱嘆而下。與荷蕢之高詠。厲揭兩言。同一聲情。非知他處上有詩云下有找句。當年偶爾會心。銜口而出。嘉子之中。正復深情無限。但將詩句作意長吟。下節兩重。早已反照入江翻石壁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滙參]聖人此言只是教人爲松柏耳。並非從知不知起見。後人誤會爲後知嘆息。爲松柏感憤。作悲涼激楚之音。去之遠矣。○知字只當一見字看。本無甚深意。謂松柏之後彫。直至歲寒乃見耳。觀集註云。然後君子之所守。乃見。其義自明。至其所以能後彫者。自有平時本領在。到得歲寒。水落石出。彫者自彫。不彫者自不彫。非松柏自異。松柏自不得不異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語類]問君子道者三。次序何以異。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問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滙參]按朱子因下論重見而有異同。故以此爲學之序。實則皆成德事也。但彼處統屬君子。故仁居先。此三項開說。故知居先。究竟不惑不憂不懼。亦惟現成知仁勇者乃能之。本文只渾說學之序。畧見大意可耳。

張云。此是入德層次。學者知此。可以日進自强。教者知此。可以因人造就。可與未可與。指其人言之也。

看詩如此看。法纔會看詩。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滙參]詩言思。子曰未思。詩言遠。子曰何遠。固是借其言而反之。而詞氣渾然。含蓄不盡。云只是不思。那得有遠。中間更着一字不得。若呌破未思故遠。能思便不遠。神味索然矣。至於上節思人。下節思理。義固有之。然必鑿然劃開。正恐當年只借詩詞。畧作點綴。程子所謂意思深遠。或不宜然。

張曰。按輔氏所言。正可爲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章下一註腳。蓋門人一向於高遠神妙中求夫子。自經此番提撕。乃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此鄉黨之所以作也。

鄉黨第十

語類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四書通 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轉關側注

或問小註 合兩段看。方見聖人全體。○義府 恂恂如也一句。總狀其容貌詞氣。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唯謹。於便便內見之。○俱只是下句找足上句。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側注君在。

踧踖與與兩句合看。所謂恭而安也。禮大夫辨色入朝。君日出而視之。故另如君在二字。

色勃足躩。被命之初。揖與趨進。行禮之際。賓退禮畢之後。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聖人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一幅早朝圖

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張曰。與上大夫下大夫言。已包在上節便便二字內。但謀國最要和衷。不是一明辨可了。又分別位次言之。誾誾者明辨處。都是謙德和氣意。重在此。下大夫位相等。侃侃即明辨替字。不是粗直。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困勉錄 謂總註擯相二字。未見着落。竊謂出而傳命是爲擯。入而以禮詔侑。則擯介皆爲相。周初司儀注可考。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

全要得他從容中道氣象

又一幅出使圖　儀禮節畧

處處傳神

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說統 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始終只是一箇敬。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勃如戰色。秋肅也。轉為有容。為愉愉。春溫乎。真是四時之氣。備於一身。而記者之筆。亦甚工矣。

滙參 通節聘為主。享與覿皆聘中事。方聘則專於敬將君命也。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愚謂執圭之為敬。自不待言。享禮則敬而將之以和。私覿則和而一本於敬。正聖人動容中禮處。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

張曰。褻裘亦裼。裼以深衣。外之深衣左右皆同。內之裘於右手略短。俾其輕以便作事。今之匠局作甲右臂之鐵輕於左。即此意。不然衣服附在吾身。一長一短偏而不舉。此何禮哉。褻字對禮服。非私褻也。

四必字宜着眼。

精神在十七個不字上。

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何曰

李云。緇衣三句。俗分朝聘祭服。非是。此包禮服常服言耳。蓋此節眼目在裘字。不在衣字。故註云衣以裼裘。又云註言裼以包襲耳。○裼與襲。即是一衣。袒而不盡覆其裘。則謂之裼。盡覆而不使裘見於外。則謂之襲。禮注以覆蓋裼衣之美為充美。此恐有微誤。蓋襲者藏也。非重也。○表裘不入公門。惡其褻也。是褻裘不裼。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四書通 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此以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此章句句有不字。聖人節欲處多。孔子可謂知味矣。粗言不過日用之常。精之可通神明之德。

王云、禮始論飲食。纔此條於節未見。聖人謹飲食之源流、而以禮節之。一以爲味以行氣。氣以實志。順性命之理、盡仁孝之悅。養身養德、其道莫先於此。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章非但慎重備生。亦禮之所在。附記

何曰。祭之明日尚有繹。恐分其誠敬之心。第一日無暇致膳與賜胙。第二日又不可以諸父昆弟與燀胞翟閽同日。故必待第三日乃遍也。若出三日、則留神惠而肉亦敗矣。不宿肉、亦兼爲已將三日不可更稽也。此君所賜可少緩。當以是會之。楊氏謂家祭可以宿食矣。似欠體貼。

席不正不坐。

四書通 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只是一個至誠

家廄非國廄。故退朝始知之。

一部禮記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解 上節不以人遠而廢敬、於拜送上見其誠。下節不以不飲而虛賜、於直告上見其誠。

何曰。如親見便是誠。不可泛言其禮。○人字不可放過。聖人雖誠敬無所不在、然亦未有非其人而概施也。蓋擇而後交久矣。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義府 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廄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不問馬。逈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能及者。門人所以謹記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鄉黨一篇。叙次變化。參差中見整齊。錯綜處見縝密。無筆不入神。無句不寫生。一語而聖人之全體活現。分開各節。各成章法。合為一節。又天然章法。真千古至文。非聖手。誰能為此。

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何曰。古人之堂。東向北墉南牖。病者本寢北墉下。君來則遷於南牖下。使君自東入。堂南面視己。則入臣雖病亦不失北面之意矣。詳見四書叢說伯牛有疾章。

徐思曠曰。此章書節節有君字。便見處處有禮字在。

○按聖人朝常大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只就君前飲食起居。無往不敬。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聖人中禮之妙。正記者善觀聖人處。

入大廟。每事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四書通 朋友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每於變字加必字。雖變而不失其常。○此變正是常。他人不覺。

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記此於鄉黨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

何曰。私箋云。祭肉則拜。正以形容車馬之不拜。按義理如此。不是空空形容。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義府 聖人即天。天變聖人安得不變。舜烈風雷雨不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

滙參 變處只是一敬字作骨。故變而不失其常。但在聖人分上。須識得他自然中節處。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滙參 夫子為聖之時。鄉黨一篇。本自散散說來。節節藏一時字。到此結穴。却不與明言。只就夫子歎山雉

之時點出。識得破時時哉時哉。分明是夫子自道。然却須會得大易艮象。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乃見聖人全體。或但以沉幾遠害爲言。便小覷了時字。任說得高深元妙。只是黃老家言。與聖人分上無涉。故須精熟鄉黨全篇。觸處無非德盛禮恭。從容中道。這時字方見得真。道得實。

心知錄　色舉二句。即聖人影子。並鳥字不露爲妙。色舉即可仕可速。翔集即可處可久。曰山梁。見非廟堂也。曰雌雉。見非帝王也。時哉時哉。不覺和盤托出。亦可作孔子贊語。曰子路。見非用行舍藏者。三嗅而作。自動知幾之感。的是宣聖一幅真容。正與學而時習之相應。記論語者聖手也。

四書集益卷三　終